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四十四回 停雲閣談元伏虎 侍郎院講義還官

熊、鹿二妖正在洞內喜曰：「今日累戰累勝，彼敗下風，諒已知吾雄威，可以彈壓數百里水怪山精矣。」言之未已，忽見洞外一黃面赤鬚，一青面赤鬚者，手持黑索，向洞拋入。二妖方欲出門，早被黑索捆束，憑空提出洞門，昏懵無知，墜於村內。見一道長上坐，疾聲呼曰：「爾以熊、鹿畜身，稍能化作人形，胡不在洞靜煉爾道，反在此山擾害村人？今日被吾所擒，爾有何說？」詈已，遂命狐搥捧出斬妖仙劍，電光直射二妖之頂。二妖俯首座前曰：「仙官赦宥，從今不敢出此山外，擾亂人間。祈開一線慈悲，感戴不盡。」三緘曰：「爾願潛形，須要堅定心腸，如背吾後又生歹意，二次擒著，斷不汝饒。」熊、鹿二妖只是叩頭。三緘見其不拜門牆，知彼獸心未化，遣之而去。師徒辭了老叟，復向前行。約走旬餘，將近衡山地界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是地已見衡山高插雲頭，師欲於此稍息鞍馬，不知可有寺觀否，爾去訪之。」狐疑諾，來至村郭，極目四顧，並無行人往來，僅一小童兒，身伏犢背，牧於田畔。狐疑遙而問曰：「牧犢小哥，是地何名？」不應。問之再三，亦不應。

近前細視，已入夢中矣。狐疑拍頸呼之，牧童突寤，驚而言曰：「打虎，打虎！」狐疑曰：「虎在何地？」牧童以手擦目，諦視良久，不語不言。狐疑曰：「爾何臥於犢背？如犢奔走，豈不跌死乎？」牧童曰：「吾家門外，時夜臥一猛虎。阿爺囑家人勿寢，恐虎破門入室，夢中為彼所噬，是以有誤清睡。今被睡魔纏之耳。」狐疑曰：「此虎，從何地來耶？」牧童曰：「吾語傳言，是方停雲閣，不知創自何代。閣內間有虎臥之形，村人亦常見其出入，而其中又無甚蹤跡，未識此虎究在是閣何地而居。」狐疑曰：「豈有虎居閣內而不見其形影乎？」牧童曰：「吾等常牧於閣之前後，每入閣玩耍，見一白髮老道，鬚眉古怪，甚屬怕人。幸彼時坐東廊，見吾輩入閣喧嘩，反歸淨室。

好事者傍隙偷窺，彼仍獨坐室中，無他異處。或有時入閣，則老道不見。總之若隱若現，去來無常焉。」狐疑曰：「閣在何所，爾其導吾觀之。」牧童曰：「爾欲往觀，吾歸吾家，正由是閣耳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將歸乎？」牧童曰：「吾昨夜畏虎，未曾入榻。今日早歸早臥，方能補昨夜未臥之功。」言已，驅犢前去，狐疑後行。行不過二里之遙，牧童向狐疑指曰：「前面茂林深處，即停雲閣也。」指後，牧童斜由左歸。

狐疑緩向閣行，剛到閣前，層層石級，苔蘚滿地，嫩綠如蕉。狐疑拾級直上，已入閣門。門外綠竹千竿，兩旁老松千頭，馬鬣疏疏，龍鱗齒齒，微風過去，濤聲四起，有若泉流。閣內紫薇數株，葉密枝繁，花開正盛。左右兩廊相對，當中心亭高聳。狐疑直到亭內，緣梯而升，約三四層，別無所見，惟首層一榻眠一老道，鼾聲如雷。狐疑心恐驚之，悄然復下，又於廊之左右穿堂入室，玩賞一周。意欲再為盤桓，恐師冀望，忙忙迫迫由原徑而回。

三緘曰：「命爾尋訪寺觀，可有之乎？」狐疑曰：「歷此二三里許，有停雲閣焉。」三緘喜曰：「閣名停雲，正吾師徒停足之所。」遂命狐疑前導，師徒陸續而來，竟入閣中。

是夜，三緘謂諸弟子曰：「汝等同師雲遊，沿路除怪收妖，無時或暇，而於大道未嘗一傳。今居此間，雅致幽深，是傳道地也。吾於明日講究道旨，汝等各整精神，盡心聽之。深者得深，淺者得淺，由此而造，自能自成。」諸弟子曰：「承師不棄非類，收於門下，如得一二大道，能成不朽之身，師德不敢忘也。」果於次早，三緘整衣高坐，諸門人排列兩旁，屏息靜立。

三緘曰：「大道非他，乃天地自然之道也。欲入虛無之道，先敦倫常之理，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，克盡其所當為者，而後倫常之道得，乃可稱為有道之人。以有道之人而欲長生不死，則繼進以虛無大道。大道何以為虛？道在空際，思之則有，不思則無，道之所以空且靈也。何以為無？道在無形，以無形而欲造為有形，則先從無形中除卻渣滓。渣滓者，心內之物欲也。道雖至大至明，物欲一蔽，則大者不大，明者不明。惟將物欲掃除，俾方寸如玉鏡秋泉，一塵不染，與初生之賦性純粹無異，然後道能得之。此習大道者，故以清心寡慾為要務。心既清矣，又必令子精堅固以煉其羽翼。羽翼既煉，氣始足而神始完。用乃功時，要便是心恬然淡然，無為而為，不思不慮，如以空囊而盛空物焉。然此其次之，而其秘總在能內守虛無。大道之習，盡於是已。一切奇而不正者，非大道也。」

三緘講道至此，忽然狂風大作，亭上飛一白虎，下墜閣之中堂，俯首於三緘座前；化為白髮老道，歡欣拜舞曰：「吾雖毒類化人，訪道之心，非不久矣，然所遇道家者流，概屬旁敷，無一正孰。吾幾欲吞諸腹內，免壞道門，奈何習道之人，不忍出此。今在亭上酣眠者，因訪道四方，不得其傳，以為此生無復望矣。不意仙官來閣，為及門講道，言言愷切，字字金針，令吾聞之而心鏡忽明。伏冀仙官賞收為徒，以任奔走。」三緘曰：「聆汝之言，是欲成大道者。既不吾鄙，願拜門下，吾賜汝號為『樂道』焉。可將吾所傳一二煉修，如不能進時，師久為汝講說。」樂道得此，心願已足，侍立於三緘之旁。

三緘曰：「此方曾有妖部擾及生民乎？」樂道曰：「無之。」狐疑曰：「汝言無之，何牧童所言前夜有虎臥彼宅外耶？」樂道曰：「此或本虎而欲噬人者，吾不知也。」狐疑曰：「虎屬汝之同類，汝諒得知。」樂道曰：「虎亦猶人也，有善有惡，為善與為惡不同類，見則相背而不相親，以其彼此存心大不侔也。吾雖虎類，久無虎心矣。即見有虎，猶且畏之，矧與同黨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吾不信以虎而尚畏虎者。」樂道曰：「汝不信以虎畏虎，汝亦信以人畏人乎？」狐疑曰：「以人畏人，是畏其彼強於此也。虎力皆強，有何所畏？」樂道曰：「虎有心毒，有不心毒者，不毒者每見毒者而畏之。若吾虎也，而為道為樂，凡不道者則不願為，故見人之無所不為者，俱甚畏也，何況同類。」三緘：「樂道談理透澈，其於大道庶幾可近矣。然習道之人，以濟人利物為外功，汝可訪是虎而驅除，即係汝第一功焉。」樂道曰：「如是待弟子訪之。」言罷，飛身而去。

頃之歸閣。三緘詢曰：「所訪如何？」樂道曰：「近村地面無虎。前夜之虎，乃村人蔣明允，思欲暗斃孤姪全業歸之。

事雖未成，心虎出現，其實非真虎也。狐疑曰：「豈有毒念起於隱微，而即現之外哉？毒念既能現之於外，蛇蠍皆毒物也，何以不現蛇蠍而獨現虎乎？」樂道曰：「吾聞稱人心毒，輒曰如虎，未聞如蛇如蠍者。」狐疑曰：「樂道入門，善於巧辯。」三緘曰：「非巧辯也，談理正大而合於道旨。吾門之先入大道者，必此人也。然樂道既言無虎，是地靡有所害，吾將行矣。」師徒於是又向前進。諸弟子各將所傳之道默悟乃心，自不必言。

三緘暗思：「吾道雖未大成，從游者日眾，不知七竅此際於道若何？倘得一遇其人，相與同煉，或可神早出舍，以朝上皇。」耿耿於懷，思之不置。

豈識七竅自官階削去，朝日為珠蓮所惑，酒色交加，魔障深深，難以回首。時值郝相誕日，七竅與珠蓮乘輿同歸。是日相府喜賓濟濟，皆屬朝中貴宦。庭前大設筵宴，音樂齊奏，入耳悠揚。七竅飲了酒肴，欲與珠蓮同回館驛，郝相夫婦苦苦留定，夜來宴設內庭，杯酒之間，郝相詢及七竅曰：「吾婿自謫官後，不思復出仕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思之雖甚，何由得之？」郝相曰：「如此，何必歸之急也。明日係華侍郎誕辰，婿可與吾同至彼府拜祝。侍郎屬嚴相子婿，既通往來，吾求嚴相調停，自爾官階易得。」七竅諾。

次日，厚具禮儀，與郝相同車，竟到華府拜祝。及至設席，郝相與嚴相同飲一筵。酒興濃時，郝相曰：「吾常羨慕嚴公，家人戚屬，同食王爵也，不枉位冠朝臣，壽享八旬，備極人生樂事。」嚴相曰：「郝公過譽矣。吾日思維，毫無好處。」郝相曰：「即如華侍郎為公佳婿，年甫四秩，官升極品。只此乘龍貴客，人世已難得之。」嚴相曰：「弟聞兄婿亦仕王朝，大由小升，未必少卻三公之位。」郝相曰：「承公薦剡出仕海南太守，奈逆賊擾境，已為湯文璽奏削官職，吾甚憂之。」嚴相俯首沉吟良久，曰：「公之乘龍品貌如何，惜吾未睹。」郝相曰：「今在侍郎府中拜祝，弟呼之來拜見吾兄。」於是遂呼七竅參見嚴相。嚴相睹其品貌魁梧，因譽之曰：「郝兄乘龍福澤過人，亦調羹手也，何以官階暫失為患。」郝相乘機曰：「吾婿可拜嚴公門下，他日官位切莫栽

培。」七竅即在筵前行師生禮。禮畢，嚴相曰：「爾且耐守齋居，自有佳音寄爾泰山也。」筵罷，郝相率七竅歸府，曰：「嚴相所許，斷無虛誑。爾逢佳節以及嚴相誕日，宜往拜之。」七竅記諸胸懷，不時往來嚴府。

約有一載，嚴相與之奏請出仕南龍。即日領憑，涓吉上任焉。

郝相祖錢時，與七竅言曰：「吾婿此次得嚴公秘薦作南龍邑宰，爾去為民父母，須於大處用意，使民頌德歌功，毋似海南示禁小務，俾民怨爾，致釀巨禍，官階為之失去也。」七竅唯唯。歸來館驛，大設筵席，邀飲辭行，嚴公、侍郎一同來館。

郝相曰：「吾婿沐翁婿之德深矣。俟官階暫進，乃謝殊恩。」嚴相曰：「些須奏請之勞，何容掛齒。」筵席既散，七竅又於各府拜別，然後夫婦與同老母，乘輿在道，望南龍而來。

紫霞真人坐在洞府，謂復禮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曰：「七竅蠢才，又得官階矣。二次三緘西北雲遊，必為所制，吾當教以化身之法，以引七竅復原復本，乃遂吾心。

不然白送一仙子而墜地獄，吾何忍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七竅迷路甚深，恐弗到地獄而不知也。」紫霞曰：「人生在世，不指其迷則愈陷愈深，迷途難返。吾命爾即速臨凡，在半途之中巧為化導，用以時時警動，不使彼心蒙蔽，或能頭顛掉轉，亦未可知。」復禮子領命，乘雲來在天半，望見七竅車駕遙臨，忙忙墜下雲車，化一老道，竟向輿輦而來，敲動漁鼓而歌曰：「名利場中是禍坑，平地陷入深復深。見幾多貴而轉為賤，見幾多富而轉為貧。只愁得兩鬢如雪，只慮得兩眼花昏。留不住春光迅速，難逃那雙足齊伸。黃泉路上，誰是夫妻父子？夜臺淒楚，哪見兒女孫曾？還不是隻身獨影，去會閻君；但見得賞善罰惡，鐵面無情。有善的閻羅尊敬，惡大的去化獸禽。就是爾官居極品，富有金銀，到此時自覺淡如水，冷如冰；何不趁早誦《黃庭》，煉我氣，固我精，扶持衰老作仙真。休錯過復本根。莫以大羅仙子骨，一旦墜入地獄門。」唱畢，直到輿前，與七竅結緣。

是時七竅之心，若有一線感悟。珠蓮忙進以巧言曰：「方外野道之談，何必信之。在彼以術迷人，總在神仙二字。妾問郎君，曾見有幾人習道而成仙真者？」七竅為鶯聲一轉，一線之路又已化於烏有。復禮子復歌以諷珠蓮曰：「長舌為厲古人言，人耳偏如蜜味甜。吾問汝冶容幾度春光好，吾問汝媚態能留幾多年？也不過春花入眼，轉瞬凋殘，死榻上，赴黃泉，還不是一夢幻境，哪有真焉。況汝屬水族變態，靈附屍還，怎弗與他同修煉，修成齊赴大羅天。」唱已，又向珠蓮結緣。珠蓮詈曰：「汝侍道以迷人，豈能迷得吾輩耶？」怒命侍從推之而去。復禮子無奈彼何，回洞復命。

七竅輿馬望前進發，不覺已至南龍，役使郊外爭迎，好不僥倖。剛入衙內，前宰棄一老婢，乘機拜見珠蓮。珠蓮熟視逾時，乃掖入室而詢曰：「汝蚌母耶？」老婢曰：「然。」珠蓮泣曰：「自分散後，母魂依於何所？」蚌母曰：「娘自與兒分散，仍傍海島安身。前歲得遇靈宅真人，與吾言及，才知幾配七竅，任赴海南。吾到海南訪之，又聞失官久回都下。意欲來都尋訪，轉思陰陽兩隔，相識何能。靈魂至斯，見此衙老婢已沒，因附其屍而活。恐他日娘女不能相認，仍化原形。衙中人以吾為怪，前宰卸事，竟棄而去之。不料吾兒郎君得選此任，娘女復獲重逢也。」言罷，咽嗚不止。珠蓮曰：「兒亦命奉靈宅，魂附郝相女屍，日夜思娘，恨不一見。今而覲面，何幸如之。」老蚌曰：「兒婿此次復官，又誰之力？」珠蓮曰：「此皆郝相拜求嚴公薦剡耳。」老蚌曰：「他且不論，娘在衙中，兒何安置？」珠蓮曰：「娘穩居此，兒自有以處之。」